

卷第一百九十七 博物

東方朔 劉向 胡綜 張華 束皙 沈約 虞世南 傅奕 郝處俊 孟詵 唐文宗 賈耽 段成式 江陵書生
東文朔

漢武帝時，嘗有獨足鶴。人皆不知，以為怪異。東方朔奏曰：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。驗之果是。因敕廷臣皆習山海經。山海經伯翳所著，劉向編次作序。伯翳亦曰伯益。《書》曰：益典朕虞。蓋隨禹治水，取山海之異，遂成書。（出《尚書故實》）

劉向

貳負之臣曰危，與貳負殺契繇。帝乃梏之疏屬之山。桎其右足，反縛兩手與發，繫之山上，在關提西北，郭璞注云。漢宣帝使人發上郡磐石，石室中得一人，徒裸，被發反縛，械一足。以問，群臣莫知。劉向按此言之。宣帝大驚，由是人爭學山海經矣。（出《山海經》）

胡綜

胡綜博物多識。吳孫權時，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，以琉璃為蓋，雕鏤其上，得一白玉如意，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。時莫能識其所由者。權以綜多悉往事，使人問之。綜云：「昔秦始皇東遊，以金陵有天子氣，乃改縣名。並掘鑿江湖，平諸山阜，處處掘埋寶物，以當王土之氣。事見於秦記，此蓋是乎。」眾人咸歎其洽聞，而悵然自失。（出《綜別傳》）

張華

魏時，殿前鍾忽大鳴，震駭省署。華曰：「此蜀銅山崩，故鐘鳴應之也。」蜀尋上事，果雲銅山崩。時日皆如華言。（出《小說》）

又 張華

晉陸士衡嘗餉張華，於時賓客盈座。華開器，便曰：「此龍肉也。」眾雖素伏華博聞，然意未知信。華曰：「試以苦酒灌之，必有異。」試之，有五色光起。士衡乃窮其所由。鮓主曰：「家園中積茅下，得一白魚，質狀殊常，以作鮓過美，故以餉陸。（出《世說》）

又 張華

又吳郡臨平岸崩，出一石鼓，打之無聲。以問華。華曰：「可取蜀中桐材，刻作魚形，扣之則鳴矣。」即從華言，聲聞數十里。（出《小說》）

又惠帝時，有得一鳥毛長數丈。華見而歎曰：「此所謂海鳧毛。此毛出則天下土崩。」果如其言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又洛中有一洞穴深不可測。有一婦人欲殺夫，謂夫曰：「未曾見此穴。」夫自過視之。至穴，婦推夫墜穴，至底，婦擲飯物，如欲祭之。此人當時顛墜恍惚，良久乃蘇。得飯食之，氣力稍強。周惶覓路，乃得一穴。匍匐從就，崎嶇反側。行數十里，穴小寬，亦有微明。遂得寬平廣遠之地。步行百餘里，覺所踐如塵，而聞粃米香，啗之芬美，過於充饑。即裹以為糧，緣穴行而食。此物既盡，復遇如泥者，味似向塵，又齋以去。所歷幽遠，里數難測。就明曠而食所齋盡，便入一都：郭郭修整，宮館壯麗。台榭房宇，悉以金魄為飾。雖無日月，明逾三光。人皆長三丈，被羽衣，奏奇樂，非世所聞也。便告請求哀。長人語令前去，從命進道。凡遇如此者九處。最後所至，苦告饑餒。長人入，指中庭一大柏樹，近百圍，下有一羊，令跪捋羊須。初得一球，長人取之。次捋又取，後捋令啗食，即得療饑。請問九處之名，求停不去。答曰：「君命不得停，還問張華當悉。」此人便復隨穴而行，遂得出交郡。往還六七年間，即歸洛，問華，以所得二物視之。華云：「如塵者是黃河龍涎；泥是崑山下泥；九處地仙名九館；羊為癡龍；其初一珠，食之與天地等壽，次者延年，後者充饑而已。」（出《幽明錄》）

又豫章有然石，以水灌之便熱，用以烹煮，可使食成。熱盡，下可以冷水灌之更熱。如此無窮。世人貴其異，不能識其名。雷煥元康中入洛，乃齋以示華。華云：「此所謂然石。」（出《異物志》）

又嵩高山北有大穴空，莫測其深。百姓歲時每游其上。晉初，嘗有一人誤墜穴中。同輩冀其尚不死，試投食於穴。墜者得之為糧，乃緣穴而行。可十許日，忽曠然見明。又有草屋一區，中有二人，對坐圍棋，局下有一杯白飲。墜者告以饑渴。棋者曰：「可飲此。」墜者飲之，氣力十倍。棋者曰：「汝欲停此不？」墜者曰：「不願停。」棋者曰：「汝從西行數十步，有一井，其中多怪異，慎勿畏，但投身入中，當得出。若饑，即可取井中物食之。墜者如其言。井多蛟龍，然見墜者，輒避其路。墜者緣井而行。井中有物若青泥，墜者食之。了不復饑。可半年許，乃出蜀中。因歸洛下，問張華。華曰：「此仙館，所飲者玉漿，所食者龍穴石髓也。」（出《小說》）

束皙

晉武帝問尚書郎摯仲洽：「三月三日曲水，其義何旨？」答曰：「漢章帝時，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，至三日而俱亡。一村以為怪，乃相推之水濱盥洗，因流以濫觴。曲水之義，蓋起此也。」帝曰：「若如所談，便非嘉事也。」尚書郎束皙進曰：「仲洽小生，不足以知此。臣請說其始。昔周公城洛邑，因流水以泛酒。故逸詩云：「羽觴隨東（明抄本「東」作「汶」，《太平御覽》三十引「東」作「汶安」）流。又秦昭王三日上巳置酒河曲，見金人自淵而出，奉水心劍曰，今君制有西夏，乃秦霸諸侯。乃因此處立為曲水。二漢相沿，皆為盛業。」帝曰：「善。」賜金五十斤，而左遷仲洽為陽城令。（出《續齊諧記》）

沈約

梁武帝多策事。因有貢徑寸栗者，帝與沈約策栗事：帝得十餘事，約得九事。及約出，人問今日何不勝？約曰：「此人忌前，不讓必恐羞死。時又策錦被事。（出《盧氏雜說》）

又天監五年，丹陽山南得瓦物，高五尺，圍四尺，上銳下平，蓋如盒焉。中得劍一，瓷具數十。時人莫識。沈約云：「此東夷孟也，葬則用之代棺。此制度卑小，則隨當時矣。東夷死則坐葬之。」武帝服其博識。語在江右（明抄本「右」作「左」）雜事。（出《史係》）

虞世南

唐太宗令虞世南寫列女傳，屏風已裝，未及求本，乃暗書之，一字無失。（出《國史異纂》）

又 虞世南

太宗常出行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。帝曰：「不須，虞世南此行秘書也。」

傅奕

唐貞觀中，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，所擊前無堅物。於是士女奔湊，其外如市。傅奕方臥病，聞之。謂其子曰：「非佛齒。吾聞金剛石至堅，物莫能敵，唯羚羊角破之。汝可往試焉。」僧緘膝甚嚴，固求，良久乃見。出角叩之，應手而碎，觀者乃止。今理珠玉者用之。（出《國史異纂》）

郝處俊

唐太宗問光祿卿韋某，須無脂肥羊肉充藥。韋不知所從得，乃就侍中郝處俊宅問之。俊曰：「上好生，必不為此事。」乃進狀自奏；其無脂肥羊肉，須五十口肥羊，一一對前殺之，其羊怖懼，破脂並入肉中。取最後一羊，則極肥而無脂也。上不忍為，乃止。賞處俊之博識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孟詵

唐孟詵，平昌人也，父曜明經擢第，拜學官。詵少敏悟，博聞多奇，舉世無與比。進士擢第，解褐長樂縣尉，累遷鳳閣舍人。時鳳閣侍郎劉禕之臥疾，詵候問之，因留飯，以金碗貯酪。詵視之驚曰：「此藥金，非石中所出者。」禕之曰：「主上見賜，當非假金。」詵曰：「藥金仙方所資，不為假也。」禕之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詵曰：「藥金燒之，其上有五色氣。」遽燒之，果然。禕之以聞。則天以其近臣，不當旁稽異術，左授台州司馬，累遷同州刺史。每曆官，多煩政，人吏殆不堪。薄其妻室，常曰，妻室可烹之以啖客。人多議之。（出《御史臺記》）

唐文宗

唐文宗皇帝聽政暇，博覽群書。一日，延英顧問宰臣，毛詩云：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蘋。蘋是何草？時宰相李瑋、楊嗣復、陳夷行相顧未對。瑋曰：「臣按爾雅，蘋是蘋蕭。」上曰：「朕看毛詩疏，蘋葉圓而花白，叢生野中，假非蘋蕭。」又一日問宰臣，古詩云：輕衫襯跳脫。跳脫是何物？宰臣未對。上曰：即今之腕釧也。《真誥》言，安姑有斲粟金跳脫，是臂飾。（出《盧氏雜說》）

賈耽

唐賈耽好地理學。四方之使，乃是（明抄本「乃是」作「自乃」）蕃虜來者，而與之坐，問其土地山川之所終始。凡三十年，所聞既備，因撰海內華夷圖。以問其郡人，皆得其實，事無虛詞。（出《盧氏雜說》）

段成式

唐段成式詞學博聞，精通三教；復強記，每披閱文字，雖千萬言，一覽略無遺漏。嘗於私第鑿一池，工人於土下獲鐵一片，怪其異質，遂持來獻。成式命尺，周而量之，笑而不言。乃靜一室，懸鐵其室中之北壁。已而泥戶，但開一牖方才數寸，亦緘鑄之。時與近親闚牖窺之，則有金書兩字，以報十二時也。其博識如此。（出《南楚新聞》）

又 段成式

成式多禽荒，其父文昌嘗患之。復以年長，不加面斥其過，而請從事言之。幕客遂同詣學院，具述丞相之旨，亦唯唯遜謝而已，翌日，復獵於郊原，鷹犬倍多。既而諸從事各送兔一雙，其書中徵引典故，無一事重疊者。從事輩愕然，多其曉其故實。於是齊詣文昌，各以書示之。文昌方知其子藝文該瞻。山簡云：「吾年四十，不為家所知。」頗亦類似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江陵書生

江陵南門之外，雍門之內，東垣下有小瓦堂室一所，高尺許，具體而微。詢其州人，曰：「此息壤也。」鞠其由，曰：數百年前，此州忽為洪濤所漫，未沒者三二版。州帥惶懼，不知所為。忽有人白之曰，洲之郊墅間，有一書生博讀甚廣，才智出人。請召詢之。及召問之，此是息壤之地，在於南門。僕嘗讀息壤記雲，禹湮洪水，茲有海眼。泛之無恒，禹乃鑄石，造龍之宮室，置於穴中，以塞其水脈。後聞版築此城，毀其舊制，是以有此懷襄之患。請掘而求之。果於東垣之下，掘數尺，得石宮室，皆已毀損。荆帥於是重葺，以厚壤培之。其洪水乃絕。今於其上又起屋宇，志其處所。旋以《息壤記》驗之，不謬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